

营造开展文艺批评良好氛围

李准

在5年前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时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5年来文艺评论阵地和评论活动得到有力加强，评论渠道和方式正在增多，旗帜鲜明的批评声音也多起来，新媒体上来自读者和观众的有些批评相当尖锐，这是令人欣慰的。同时，与文艺创作乃至整个文艺事业不断发展的要求相比，开展批评讨论的力度与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在专家和群众共同关心的一些热点难点课题上，深入研讨和批评还不够多；对某些有争议的作品、现象和思潮，还需要更充分的说理和集中讨论。

怎样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的文艺批评更好开展起来？这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我认为，其中一个有效方法，就是由重要的文艺评论阵地与相关文艺部门合作，按照中央精神，对人们共同关心

的文艺领域热点难点进行认真归纳和梳理，尤其是要找准那些具有思潮性、全局性的热点难点课题，逐一进行集中的、充分说理的讨论，以推动认识的深入和统一，更好发挥文艺评论的应有作用。

比如：文艺作品作为独特的精神产品，如何看待其意识形态属性、审美属性和商品属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与此相联系，如何看待文艺作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条件、范围和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怎样应对文化产业的变化？怎样看待文艺创作对“人的丰富性”和“人性深度”的追求？如何创作更多叫好又叫座的英模题材作品？在数量众多的家庭伦理剧、都市风情剧和青春成长剧中，对一些作品家国观念、社会责任意识稀薄的现象如何认识，在评价这些作品

时，文艺评论应担负什么责任？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尤其是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如何看待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一些古代历史题材剧创作，用夸大的乃至纯属虚构来解释历史，对贯穿其中的历史观价值观，文艺批评家应当发出怎样的声音，进行怎样的深入讨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文艺发展变革时代，从文学到舞台剧到影视剧，总会有一些作品在专家和群众中引发不同观点。这是文艺受到公众关注的重要表现，也是通过文艺批评引领创作生产的有效契机。应当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话题予以深入理性的讨论，讲道理、辨是非、明导向，让正能量更强劲，让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真理越辩越明，真正说理的讨论，越深入就越能活跃批评氛围，推动创作和评论进步。

呼庆法

一片红叶的寂寞

秋风里
没有谁懂得一片红叶的寂寞
就像岁月里
没有谁懂得一个老者的沉默
在光阴堆砌的年轮里
谁又能不在时光里沧桑
任激情飞扬的青春
成为缤纷记忆的过往

一片红叶有一片红叶的故事
一片红叶有一片红叶的感伤
在寒霜的浸染里 在秋风的摇曳里
你终将悄悄离去
就像挥手之间 告别乡音乡土
一去经年 只有乡愁如故



《秋意》 李海波摄

积雪草

山水寒瘦立冬至

节气不饶人，一夜之间，远山寒瘦，水凉蚀骨，满地黄叶缠绵枯。立冬精准而来，意味着秋天结束，冬天开始，万物藏纳。节令是一个很奇妙的小怪物，踩着光阴的节点，精、准、稳、狠，冬天带着一点点的慌张，一路小跑，匆匆而来，一不小心，迎面撞了个满怀。

古老的法则，谁都改变不了。季节有序，没有半点的马虎与错乱，节令一到，天地万物仿佛得到号令一般，闻令而动。立春，是少女眼睛里温柔的水波，春情荡漾，泛着波纹，有几分羞涩，也有几分矜持；立夏，是年轻少妇性感的红唇，绿意勃勃，热浪滚滚，热烈且妩媚；立秋，是中年女人那一声不经意的叹息，那声叹息虽然幽微，但仍然能让人感到复杂的情绪，有几分喜

悦，也有几分惆怅；那么立冬呢？立冬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吗？独自守着时光这只古老的木船摇啊摇？看不出悲喜，分不出好恶？晨钟暮鼓，仿佛老僧入定。

古语说霜降杀百草，冬至这个秋天里最后一个节气仓促中从手里滑落，时光像刹不住闸似的，任由寒冷一路走过去，千山凋敝，万树寒瘦，清冷凛冽，寒冷的季节不用锣鼓喧嚣，已经素面登场，虽然还没有到滴水成冰的季节，但清水已有了冰骨的凉意，整日里，抱着肩膀，缩手缩脚，仍然能感到手脚冰凉，怎么都捂不热，天，真的冷了。

立冬时节，天开始冷了，多数人喜欢温暖有阳光的地方，老人更是喜欢坐在墙根底下，一边晒太阳，一边侃大山，享受着冬日暖阳的贴

心贴肺。立冬前后的阳光最是温存和煦，春天的阳光有几分野性，像脱缰的野马一般，疯跑；夏天的阳光有几分骄躁，像坏脾气的女人，没有理性，而且无所顾及；冬天的阳光有几分寡淡，像贫血一般，苍白而没有实质。唯有立冬前后的阳光，打在人的身上，暖洋洋的，让人生出慵懒与安慰，搬一只小凳子坐在落地窗前，晒着阳光，听着音乐，像喝醉了酒，晕眩起来，也像一个老人一般怀旧起来，想起小时候的冬天，那是真冷啊！现在的冬天没有小时候的冬天冷，那时候是立冬穿上妈妈亲手缝制的花棉袄、花棉裤，一直到第二年的清明，还舍不得脱掉，有小半年的时光都是穿着厚重的花棉袄和花棉裤，过着简单快乐的日子。

让人惊喜的是窗台上的一株菊

花仿佛不知道季节的更迭，兀自怒放着最后的璀璨，想起元代学者墙东先生的两句诗：“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这时节，虽菊有花黄，但红叶早已是随风漫卷。每天傍晚下楼散步，那些法国梧桐的黄叶，在脚底下盘旋飞舞，跳着轻盈的舞蹈，像油画一般美丽，节令不同，给人的感受也不尽相同。

立冬，给“三秋”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从此后，寒冷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放纵的往冷里一路纵深，仿佛是和谁赌气似的，冷得凛冽，冷得彻骨，不冷不足以证明冬天的存在，这时节，需要一个找温暖的地方蛰伏起来，静静地聆听大地与冬天的对话，秋去冬来，秋收冬藏，慢慢回味这一年的付出与收获，享受季节的轮回带给生命的美好律动。

一个错发的红包

刘希

那天中午，我睡得迷迷糊糊，才想起是结婚纪念日，便想着给上班的爱人发一个小红包示爱，但不小心发给了母亲，母亲没有玩过微信红包，她好奇极了，特意打电话过来问我发的啥，我想如实说会让母亲不开心，不如将错就错，就告诉她这是微信红包，点开领取就收钱了。这个钱，可以在网上买东西，在可以绑定银行卡提现，母亲一听，兴奋极了马上点开了红包。

“怎么是52块呢？”母亲像个孩子，追问个不停，我给她解释，“发红包的数字也是有讲究的，88块，祝福别人要发财，66块，祝福别人顺顺利利，99块呢，祝福感情长长久久，52

块，我顿了顿，告诉她：“我爱你。”听到我如此说，母亲恍然大悟，呵呵地笑出声来。她说：“哎呀，你从没说过这样的话，我好感动。”是啊，我才想起，我很少跟母亲这样直白地表达爱意，她为我做的一切，我虽然心里万分感激，但从未说出口。

一连几天，母亲都特别高兴。我说什么，她就听什么，不像原来那样，总是跟我抬杠似的，非要跟我唱反调。还在外面到处说有孝心，夸我有本事，做人有良心。我没有想到，一个意外的红包，让母亲如此高兴。

这次意外，让我体会到，对老人

的爱，也需要及时说出口的。既然嘴笨的我不愿意口头表达爱意和感谢，那就用红包表达心意吧。

这之后，我便常给母亲发红包，有时候是52块，有时候是131.4块，有时候是66块，偶尔，我也会发一些非常规的数字，譬如，51，好奇的母亲便会自己搜索这数字代表的意义，得知只是51块代表唯一时，她高兴得发给我两个亲吻的表情，这也是母亲第一次开始用表情向我亲昵地表示。我高兴极了，与母亲互动得频繁了。

发给母亲的红包，她舍不得提现，偶尔会发还给我。我想她让她的生活更丰富些，生活品质提高一些，

阿莘与狼青

许永强

阿莘初来我们家时，才二十八天的年龄。我记得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春天的下午。我之所以肯定它是春天，是因为阿莘刚刚来到就把爷爷的那盆宝贝海棠不客气地抓了个稀巴烂，而那海棠是只在春天才开花的。从那个下午起，阿莘就成了我们家第六个成员。

除了属鼠的妈妈，家里另外四个人都视阿莘为公主，以致她每日一定要喝一次牛奶；睡觉一定要在我的枕头上；晚饭后则一定要在小菜园里散步，直到把所有的菜苗扯烂。那次她在桌子上表演杂技，碰翻了墨水瓶，使爸爸一个月写成的论文成为废纸，爸爸也只是笑着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头，竟然与我仅把他的论文弄乱顺序就对我严厉训斥态度迥然不同。哥哥上学要先给阿莘告别，然后才是“爸、妈，再见！”放学的第一句话是“阿莘，我回来了。”而我，则总是叫她“阿莘妹妹”。

阿莘这种养尊处优的地位保持了四个月。如果不是哥哥那天抱回一只还没满月的小狗，还会继续保持下去。那小狗是一只纯种狼青。虽然顾及到阿莘，但狼青也实在太可爱。重要的是，家里的确需要一只狼狗看门，因为那时我们家在偏僻的郊外。于是家里就有了第七位成员。

阿莘对狼青的到来颇不高兴，一直充满敌意地瞪着这个比她大不少的奇怪的东西，嘴里发出挑战的“呜呜”声。吃饭时，我特意让他俩同桌而食，还说：“阿莘妹妹，狼青是我们家的新成员，咱们要欢迎他，懂吗？”可是正吃着饭，却听到狼青一声惨叫。原来阿莘看到他居然敢嚼自己的牛奶，便抬手给了他一爪子。

狼青似乎也知道阿莘在家里的地位远高于自己，对阿莘的欺生向来是忍气吞声。只是阿莘看到狼青每天都在长高的个子已是自己的十几倍，才不敢太胡作非为。

阿莘来我们家第一个春节前两天，突然心血来潮要出去玩，她不知道这附近家家都有狼狗，即

使知道，她还以为每只狗都和狼青一样任她欺负。早上就不见了她的影子，一直到晚上，到了阿莘与狼青照例争牛奶的时候还是不见。狼青似乎也十分不安，在院子里逡巡了半天便溜了出去。又过了一个小时，这一对冤家还没回来。

我和哥哥就紧张起来，出去寻找。到了野地里，远远地就听见乱七八糟的犬吠声，仿佛一大群狗在厮打。我们赶紧跑过去，原来是七只穷凶恶极的大狼狗在围攻我们的狼青，狼青附近那个吓呆了的小东西正是阿莘。我们吓跑了敌人，再看狼青，浑身血迹斑斑，毛也七零八落。回家的时候，阿莘仿佛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一声不吭地跟在狼青后面。

狼青回家后就趴在地上不能起来，一直趴了五天。这五天中，阿莘不停地舔着狼青的伤口，一口也没喝原属于她和狼青两个人的牛奶。晚上她就在狼青身上睡觉。

狼青慢慢痊愈了。每到傍晚，便不见他俩的影子，我跟踪了几次，发现他们总是在附近的那片空地上，狼青卧在地上，阿莘站在他肩头，静静地在那儿——看日落！

许多年后，我仍忘不掉那场面。

牛奶还是要争的，一个睡觉时另一个也还是照样捣乱。

这样过去了好久。在阿莘一岁九个月的时候，狼青出门后就没有回来。三天以后，我们都开始接受一个事实：狼青再也不会回来了。当时偷狗的人特多，狼青肯定是惨遭不幸了。

全家悲痛了很久。我说的“全家”包括阿莘，她是变化最大的一个。每天不吃不喝，似乎在等什么。总是在狼青的被窝里徘徊，发出不安的低沉的“呜呜”声，又像在找些什么。我喂她很多好东西，说：“阿莘妹妹，你总得吃东西啊，这样下去怎么行？”可是她看也不看。每到傍晚，她仍是跑到老地方，一个人坐在那儿对着红红的夕阳，一动不动。回来后就趴在狼青的窝里。有一次，我分明看见她眼里滚出了两颗大大的泪珠。

这样过去了半个月，阿莘也死了，在狼青的窝里。

摇

邹娟娟

秋天的云，是飘飘荡荡的。风，是晃晃悠悠的。秋天的日子，摇在一株桂花的枝头，摇在草色渐浅的田埂，摇在愈发浓厚的雾气中。

整个秋天，像是摇出来的。农谚语：七月暖，八月温，九月还有小阳春。一眼望去，阿婆阳台的紫茉莉润润的，顶着盆子的边边角角，满头秀发般夺目。阿婆持棒槌，用力捶打棉质被单，一下，一下的。那片薄薄的布便随之抖动开来，一漾一漾的，在空气中漫出一朵花来。

娃娃们爱那金黄的月桂。细密的花朵密匝匝地，露着藏着的都有。肥厚的叶片，哪里挡得住那股香哦。呼啦啦地，四处扩散。空气，不空也。

细瘦的桂树，遇到调皮的小孩，就是摇动的开始。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拽着，拽枝拽叶的，悉悉索索。前后摆动着摇，细软金黄的花只轻轻抖落几朵。使劲地，再大幅度地，摇啊，摇。摇吧，摇出缤纷的花雨来。落在眼里，眸子里的泪都是香的；落在发上，发边多了几分俏；落在手中，就像触到无数的香吻，不舍弃，任由它们痒痒地附着……难怪易安居士赞：“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秋日的梨树，因形似灯笼的果，醒目的很。那些红，干脆扎堆儿摇，在风中结结实实地摇，风铃一般。祖母极欢喜这些梨树果儿，常端张小椅子，坐着看。边看，边叹：“多好的果儿啊！”那一树的红，让秋天的日

子迸出弹性。冉冉的，像山顶升起的一蓬雾。

田间的草，也在摇。丰收过的大地，瘦了，平了。无论多么绚丽的赤橙黄绿，在晚秋，都将与大地告别。唯有草，用它那平凡的身躯，平凡的生命继续在大地守候。凉风中，草们早已脱去饱满的绿，遗落斑驳的黄。一茎长，一茎短地僵立着。风小，它们精神抖擞，犹如矍铄的老人，在回忆咀嚼大地的春华秋实。风大，它们摆动细细的臂膀，似乎在举行盛会，一场辞旧迎新的盛会，欢送果实的离去，迎接来年的新种。

深秋的小巷子，飘出的白色气流，随着人流，摇摇晃晃地张开了。糕饼店忙，炒货店忙，草木市场忙。刚蒸出来的馒头胖胖圆圆，成堆成堆地摆着，轻轻碰着，能抖出细微的弧线。反反复复的，食物的香热气亦愈发迷人起来。新葵花籽和花生都上市了，机器轰轰作响，一轮一轮地滚动着这些细圆方盒。秋天的人们，多会选择在黄昏的某个时段，来感受这摇动的小巷风光。

在秋天的河边，一路走，一路走。河水漾漾的，绿波推黄波。芦苇的白花半飘，半零落。鸟，入了密丛，扑棱棱，在空中扬起一股气流。最安宁的莫过于垂钓的人，他们只管悠闲地等鱼儿上钩。

《楚辞》有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同是摇，道的是凋零凄楚的秋。我更偏爱北宋张耒的“摇落过秋中”。秋，难道不是洒脱的模样吗？